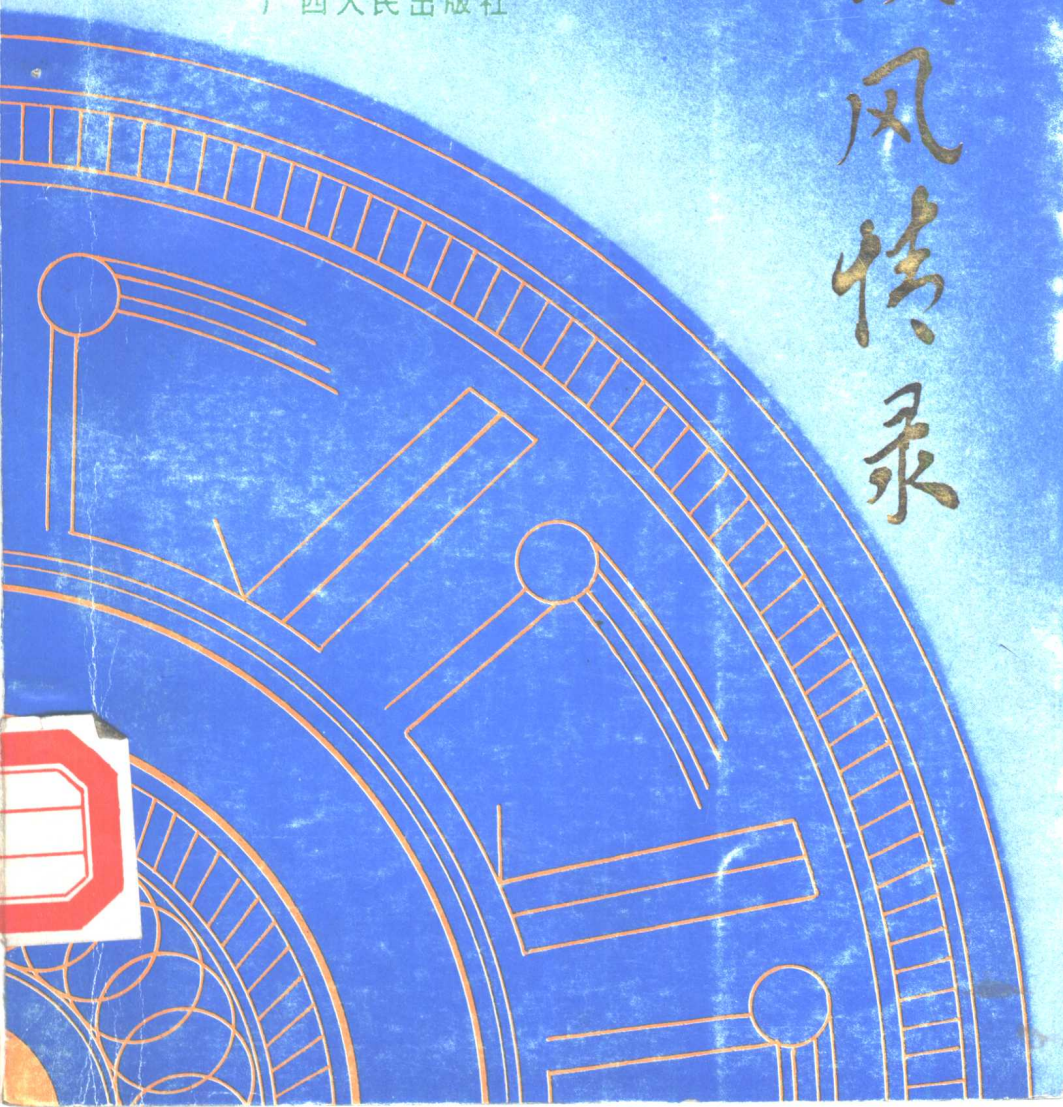


YAO FOLK OF MANNER LI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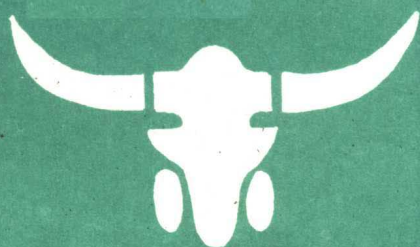
广西人民出版社

瑶族风情录



瑶族风情录

马学良题



YAO FOLK OF MANNER LIST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年 9 月·南宁

(桂)新登字01号

瑶族风情录

金秀瑶族自治县民委、县文联
广西师范学院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 编
广 西 民 俗 学 会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1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0.625印张 插页6 259千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65册

ISBN 7-219-01914-9/G·447 定价：6.10元

愿瑶山的民俗之花开得更灿烂芬芳

——《瑶族风情录》序

段宝林

瑶族是很有特色的一个民族。大分散，小集中，由于长期迁徙流动，两百多万人，分散在南方广西、广东、湖南、江西、云南、贵州六省（区）一百多个县的广大山区，形成了盘瑶、大板瑶、茶山瑶、蓝靛瑶、山子瑶、坳瑶、花兰瑶、白裤瑶、木柄瑶、红瑶、布努瑶等许许多多“支系”（因不一定属一个来源，故有人以为不能叫“支系”而应叫“集团”）。同是瑶族，却有不同的语言，有的是方言不同，有的则是语族不同、语支不同。如勉语属苗瑶语族瑶语支；布努语属苗瑶语属苗语支，接近苗语；而拉珈语则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接近侗语和壮语。这三种语言中又分若干方言。语言与族源关系密切，语言不同，说明其人口来源不同，不是来自一系。但因共同生活在一起，互相有直接、间接的各种联系，现在都属瑶族。其风俗习惯有同也有异。有的相隔很远，但不少风俗相同，而有的支系虽相距较近，但民风民俗却大不相同，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很值得好好研究。

广西师范学院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金秀瑶族自治县民委、县文联、广西民俗学会组织六省（区）一百多位民族文化工作者进行调查，写出了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把我国各地瑶族同胞的各种风俗习惯生动地记录下来，分门别类编成了《瑶族风情录》，使我们能透过这个窗口看到深山老林中瑶族人民的种种生活情态。从狩猎、农耕到林业、工艺，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节日礼仪、音

乐舞蹈……种种生动活泼的民俗尽收眼底，使人感到美不胜收。

这些篇章朴实无华却十分感人，因为它翔实而具体，透过具体的事实使我们看到了瑶族人民的灵魂，确是十分难得的。费孝通教授的《四上瑶山》写得多有情致，娓娓如道家常，将瑶山风物、人民生活的变化，说得头头是道，写得栩栩如生，使人为之倾倒。这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没有亲身调查体验是决然写不出来的。《瑶族风情录》中的多数篇章都是作者深入瑶山跋涉辛实地观察调查的采访记录，真是得来不易。

记得1983年春天我们在大瑶山就听到过费孝通先生深入瑶山进行调查的惊险遭遇。1935年他偕同新婚的夫人王同惠女士到大瑶山花蓝瑶地区调查，在转移到坳瑶地区的途中，误踏猎人设置的陷阱受伤，王女士连忙奔走求救，无奈天黑路险又遇山洪暴发，不幸落水牺牲。费孝通先生虽被瑶胞救起，却未能完成此次调查任务。于此可见民族民俗调查之艰险。本书的这许多作者，能在崇山峻岭之中、密林滑路之上进行深入的调查、采访和研究、写作，是可敬可佩的。没有实际体验的人很难理解个中甘苦。这些文章确实使人感到弥足珍贵。正因为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如此全面而深入地描述了瑶家风情的各个方面，这是任何个人无法做到的。

本书的作者们多是长期在当地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他们对瑶族人民的历史和现状都有较好的认识，他们写自己长期的观察和体验，比那些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当然扎实可靠多了。诚然，外来人的调查自有其独到之处，他们见闻广博，可以从不同角度发现当地民俗的独特新颖之处，这种新鲜感可能是当地人所欠缺的，但走马观花总易流于表面，甚至可能有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之失。

书中的文章比较注意记述民俗的科学性，要求真实、全面，不但有民俗本体，还有背景材料，每篇都记录了流行地区（当然有的不一定全面，可能只是调查地区，但这种努力是很好的）。同时，

许多文章也有一定的文学性。所谓文学性并非文学虚构，而是以文艺笔法描写民俗事象，生动具体，形象逼真。这些生动的描写记录当然比一些简括抽象的科学报告要丰富得多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瑶族风情录》是在《侗乡风情录》^①之后，对一个民族的民俗进行全面的描写研究的又一重大收获。这种描写研究不仅对民俗学有重要价值，对民间文艺学也有重要的价值。民间歌谣的记录收集工作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但过去的记录往往只记本文而很少同时记述背景资料，更少对歌谣流传情况作具体描写记录。此书中的瑶族歌谣的记录却不是这样。我们看到盘古歌、史诗《密洛陀》、情歌婚歌、“合台歌”、节日对歌的本文，同时也看到这些民歌是在什么场合之下唱的，为什么目的唱的，怎样唱的。作者们对于唱歌人、听众，对于民歌的演出效果等等，也都作了具体的描写记述。这种民间文学的描写研究对深入理解歌谣的意义是非常有用的。

民俗的比较研究和记录，也是编者所注意的一个方面，在《瑶族风情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同一种民俗在各地瑶民中的不同表现。比方对婚俗，书中同时选用了三十多篇文章，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热闹景象。我们看到，有的地方婚礼很简朴，有的则比较隆重。有的地方有哭嫁之仪，有“哭嫁歌”，女友和新娘一起哭，悲感异常；有的地区则不是哭嫁而是喜嫁，没有哭嫁歌而是喜庆的“陪楼歌”，男男女女走村串户前来新娘家对歌取笑，欢乐无比。而还有些地方悲而不哭，有的婚礼则有“贺郎歌”、“盘歌”、“道情”等演唱，内容非常丰富。在婚俗与爱情民俗的细节上的差异，如游坡、爬楼、点火把、求婚洞、嘴咬手背定情、“一水三枪”定情、筷条对歌、新娘歌堂、偷杯、洞房鸡宴、背姐妹出嫁、背新

^① 杨通山（侗族）、蒙光朝（壮族）、过伟（仡族）、郑光松（土家族）、周东培（侗族）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出版。

娘过河、破竹筒离婚等等风俗更是多得无法详述了。这些民俗上的差异同瑶族的散居环境和受邻近民族影响有关，也同瑶族各集团、支系的历史发展情况有关，源远流长，是长期传承、创造的结果。

瑶族有很多好风俗可以继承发展。这是人民群众在长期艰苦的斗争生活中共同创造出来的，对民族的生存和繁盛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是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老树新花，千年不败，至今仍有扑鼻的香气。打开书页，即可体味一番。

且不说长寿之乡的豆饭与油料、山间的玉米粳和羊宴、无骨板鸭多么美味，也不谈瑶家丰富多彩的衣饰和精巧的刺绣、印染工艺多么富有民族特色，广西桂平盘瑶的“挂竹叶饭包”和金秀花蓝瑶的“进门话”等迎客民俗是多么富于友爱精神和文明礼貌。鸣炮扯秧、盛装插田等民俗将劳动作为节日来庆贺。这些符合人类伟大理想的民俗是值得很好发扬光大的，试想人类友爱团结与自由劳动的大同世界不正是各族人民梦寐以求的吗！至于瑶山以水梯赶野猪、夜捕果子狸、以及养蜂取蜜等等独特的生产民俗更具有民族特点了。有些属于民间科学，可供生物学家、农艺学家研究参考。

民主与法制的民俗，在瑶族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大瑶山调查时，就听到许多干部、群众向我们讲起这一点，费孝通先生也曾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他1935年调查中对大瑶山“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深刻印象。为什么瑶山的社会秩序如此之好？并没有什么强大的公安警察和专政机关，靠的是瑶族传统的法制风俗的威力。瑶族的石碑制度值得很好研究，书中介绍了一些具体的情况。据我了解，石碑法是由人民群众民主议定的，人人都要严格执行。头人系平日办事能干、公道、能言善战而自然形成的，既非世袭，亦无特权。他要保证石碑法的执行，如自己犯法，则会受到更重的制裁。据说二百多年前在金秀发生过群众处死头人的事件，此

事一直流传至今。传说是这样的：金秀附近两个村子有十八个头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引起了群众的公愤，于是大家商量好以开会判案为名将他们引到山间水边进行惩罚，把十七个头人一一绑起扔进水中淹死，只有一个小头人才十七岁，群众要他保证今后不做坏事，在他脸上手上涂了黑漆才放他回去。石碑法规定了种种惩罚，有的偷了东西甚至要由家里人挖坑活埋，今天看来有些刑罚过于严厉。但能使人高度重视法律权威，不再犯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才能使坏人坏事频于绝迹，这是一个历史的经验。“石碑大过天”，瑶家这一谚语很好地总结了他们法制的优良风习，值得我们学习。这些传说故事和歌谣谚语不正是很生动的法制宣传工具吗？解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一民俗得到了新的发展，石碑法（用“石碑话”的形式）和乡规民约对于安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活起了很好的作用，正是发挥了传统民俗的优势。

在大瑶山听瑶族作家莫义明同志说，瑶族人民用草药避孕，一般家庭多为一男一女。不少地方瑶族的婚姻都是男子到女家上门，所以并不重男轻女，生了女孩也很高兴，这些都有利于计划生育，是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瑶族生育民俗也有特点，妇女生育后不用坐月子，只要用草药煮水洗个热水澡，全身筋骨关节即可恢复正常，可以出外生产了。这些都是民间医学，值得总结研究。

瑶族有道教的影响，又有不少原始宗教巫术的残留，在民俗中掺杂有一些迷信成份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传统民俗，否定其中宝贵的经验文化成果。遗憾的是我们常常见到这种情况，一些同志怕被说成是“宣扬迷信”而不敢大胆调查民俗，使一些该研究的问题成了禁区，往往使科学失去一些宝贵的契机而不能前进。这种表面的看法十分有害。象瑶家成年礼——度戒，要经过一定的考验仪式才能赋予青年以民族正式成员资格。这些考验有的十分严峻，如“上刀山”、“过火海”、“下油

锅”、“跳天台”等等。青年人跟着师公光脚爬刀刃朝上的刀梯，光脚板走过一大堆烧红的火炭，伸手进滚沸的油锅捞物而不受伤害，其中的奥妙是很值得研究的。但有些同志却往往对此避而不谈，回避许多事实。这不是科学的态度。科学无禁区。科学是无所畏惧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许多科学成就往往正是闯破禁区的结果。可是今天的科学水平还不能解开这个谜，但科学的金钥匙总会一层层打开人类特异功能的大门。

许多民俗乍一看去似乎是迷信的，但在迷信的外衣里面有着科学的内核。如果我们一见迷信成份就避而不见或见而不谈，甚至简单地一口否定，就可能使一些本来可以改造、继承的优良传统失传，甚至受到客观规律的无情惩罚。例如不少山区民族有保护森林的民俗，往往说这一片森林是神树，不能砍，大瑶山刀耕火种之后要植树还林，据说不这样就会受到神的惩罚；金秀周围的山林是绝对不能砍伐的。这些民俗保护了森林，也保护了生态平衡——森林是巨大的绿色水库，神树云云当然是一种迷信的说法，但这种民俗看到森林与人类生活的密切联系，是反映了生态平衡的客观规律的。在大跃进时期“破除迷信”，却向原始森林开刀，给千百年来保存下的一座座“老山”剃了光头。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原来非常丰沛的金秀河不能终年常丰了，常常干得露出石底。失去绿色水库森林的护卫，金秀的天气也变得炎热难耐了。大瑶山周围的象州、武宣、桂平、平南、蒙山、鹿寨等县依靠瑶山之水灌溉而成为鱼米之乡的一大片壮村汉屯，由于绿色水库遭到损伤，瑶山大雨则山洪为害，瑶山久旱则保水田不保水了，所兴建的水利设施也因水源变化而不能充分发挥效益了。“不砍神树”的风俗当然有迷信成份，但其中有着保护环境的科学道理，是人民长期生活经验的智慧结晶。如果将这些都当成“糟粕”一股脑儿给破了，岂不要受到自然的惩罚？

民俗中有些过时的陋俗，应该进行改造。但这种改造应该是

在科学指导下的，恰如其分的。过伟同志提出在“采风识俗”的基础上“移风易俗”，这是很有见地的。如何正确地移风易俗，是民俗学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一种说法：“不打破旧的，新事物无法出现，然后再来组织旧事物中的某些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一种机械论，将新与旧绝对地对立起来了。如此“破旧立新、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做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造成惨重的后果。我以为民俗的新旧交替是有机的，不是机械的。民俗是活的有机体，它的发展正如人类的不断进步，不是儿子未出来就先打死老子，而是往往新事物孕育在旧事物之母腹之中，新民俗要传承旧民俗的有生命的成份，去掉其过时的、腐朽的东西。移风易俗要掌握民俗发展变化新陈代谢的规律，要研究民俗动力学，好好认识并尊重群众自觉的过程和客观的社会、自然基础，蛮干是决然行不通的。许多风俗有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它是如何演变的，旧俗怎样变成新风，有什么经验教训，值得好好总结。这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至关重要的。蔡元培先生说过：“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民俗关系到人民的精神状态，是不可对之掉以轻心的。

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也包括民俗的相互影响。但交流不等于同化，不能取消各民族的有特色的优秀传统。正相反，只有发扬各民族长期形成的优秀文化，社会主义新文化才能丰富发展繁荣兴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各民族文化仍然要保持并发扬其民族特点。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形式是民族的。愈有民族特点，就愈能为全中国、全世界的文化宝库增加新的珍宝，愈能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各民族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这是在移风易俗中应该遵守的一个原则，也是进行各民族民俗调查的一个重要依据。如果每个民族的民俗都能有全面的调查、系统的研究，用科学的、形象的方法加以记述描写，那将是多么有意义的事。从这个意义上看，《瑶族风情录》的出版是很值得庆幸的事。此书收罗瑶族民俗

力求全面，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象瑶族的节日风俗，书中就有系统的介绍。从正月初一的年节到初三木柄瑶的铜鼓节、初五广东乳源瑶族的“送懒日”，二月初一的“歌鸟节”（湖南江华瑶族）、“赶鸟会”（湖南江永瑶族）、“招鸟节”（广西富川瑶族），三月三真武祖师生日，四月初八“女儿节”（江永瑶族）、“牛节”（富川），五月廿七到廿九布努瑶的“达努节”（“祖娘节”），六月六的“护青保苗节”、“上王盘古生日”（广西全州盘瑶），六月中的“尝新节”，七月七的“开唱节”（粤北瑶族），七月十四的“留拉酒节”（安定瑶），八月十五的开天圣婆生日（全州盘瑶），九月九日的“中王盘古生日”（全州盘瑶），十月一日“尝新节”（广东乳源瑶族）敬牛祭祖，十月十六日“下王盘古生日”（全州盘瑶），“罢稿节”庆三王盘古、跳盘王，而广东连南排瑶则传说此日为盘古皇婆生日，进行耍歌堂活动。……许多文章对一年的节日活动、来源进行了具体的描述，使人阅后得到比较完整的印象。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不能说十全十美、止于至善了，可能还有许多内容需要继续补充。我们希望此书的出版，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在此基础上继续增补完善，使瑶族民俗的调查不断深入。这对于比较民俗学、理论民俗学和加强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与团结，必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无庸讳言，过去的民族隔阂是不小的。由于历史上封建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迫使瑶族从长江流域向南迁徙，从丘陵到深山，由聚到散，经历了艰苦的民族矛盾的历史发展过程。瑶族人民的反抗是很激烈的。明代广西大藤峡瑶民起义，受到好几十万官兵的围攻，坚持斗争近百年，“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官来我去，官去我还”等民谣成了他们的斗争口号。是什么力量使瑶族人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仍然保持其民族的繁荣发展，他们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马克思说过：“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马克思全集》第二卷 194—195 页，着重点是原有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到的长处，都对中华民族文

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瑶族人民的优点，尊重其风俗习惯，才能打破民族隔阂的历史残留，加强兄弟般的团结，这就需要相互了解，更需要“入境问俗”。《瑶族风情录》为此提供了最生动的教材，使各族人民可以互相学习，加强了解，团结一致为新中国的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瑶族人民生活在万山丛中，山花烂漫，处处开放。瑶族的民俗也象烂漫的山花一样绚丽迷人。《瑶族风情录》采集了在瑶山盛开的民俗之花，这些鲜花放射着瑶族人民智慧的光彩，使我们得以体味瑶族人民心灵美的馨香，我们不能不感谢编者、作者们可贵的劳动。相信优秀的瑶族民俗之花，在阳光雨露哺育下会开放得更加茂盛，一直开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世界的实现。

1985年11月于北京大学燕园



费考通教授四上瑶山（1982）

刘玉莲 摄



出嫁之前

杨天德 摄



少女

梁金盛 摄



挑花

陈配昌 摄



姑娘服饰

洗宗 摄



扯秧

刘玉莲 摄



织 布

赵黄岗 摄



这挂包绣得多好呀

曾建平 摄



木楼对歌

杨天德 摄



唢呐手

白自强 摄